

人體導航 挑戰 感官限制

EyeInner

黃俊耀、葉詠瑤、趙嘉俊

撰文：
伍嘉瑩

08



從無到有 學習妥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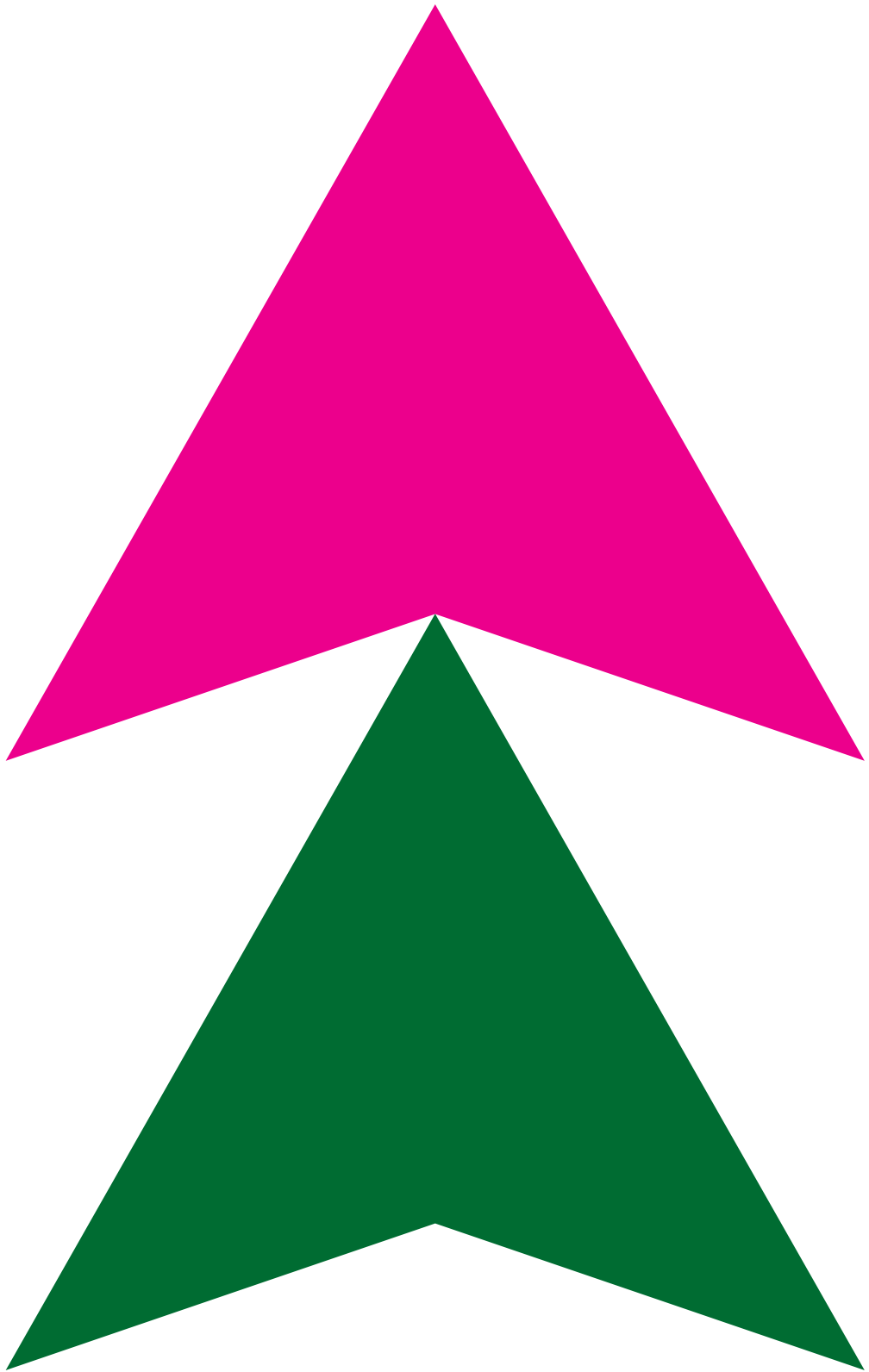
自動導航系統早在1912年用在飛機上，而1920年代就開始運用在汽車上。直到近年有汽車品牌推出自動導航系統準備完全取代人手，就引起黃俊耀(Oscar)、葉詠瑤(Yoyo)和趙嘉俊(Edmond)的興趣，他們想研究一下如果把自動導航的系統用在人上會有怎樣的效果，然後聽到視障朋友跑步需要領跑員，跟著又看到領跑員相關的新聞，他們就忽發奇想，把自動導航系統放到視障人士身上，讓他們自由地在街上行走。

當他們把題材變成功課題目，落手落腳開始研究時，由於當中牽涉到許多影像的即時分析，就發現有很多限制，故慢慢調整目標，把原是open world的場地變成運動場，讓完全自動導航變成跟線走。「我們覺得視障朋友都可以享受有質素的生活，現在想跑步要領跑員，但香港不多，而且如果你想呢一刻去跑步也是做不到的。」這個導航不單能讓視障朋友做運動，還能提升他們的獨立自主性，減低依賴，享受做運動的樂趣可強身健體亦可認識到更多人。香港盲人體育項目除了跑步亦有游泳、龍舟、高爾夫球、五人足球和保齡球等，打破一般人對視障朋友參與運動可能性的誤解。

作為課程功課的延伸部分，三位同學都遇到不少問題。「取得好蕾社種子基金時，我們當然想將這計劃發揚光大，但越做越發覺技術有問題，資金亦不夠。」另一個問題就是找不到人去測試，因為參加者要簽生死狀而且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承包意外，故一直都未能試到系統的即時性。但在僅有的資源下，他們都把導航的造型改完又改，先是一個紙盒大小的裝置，變成腰包，再變成背心，現在還在準備第四代，一年下來每星期2天固定時間來工作，希望可以一直改善系統。三位同學提到一路走過來的心路歷程都忍不住嘆一口氣，覺得自己當初想得太簡單。「不要以為自己好勁，想法並不代任何事。」他們有機會去到日本參加比賽，發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原來自己只是很渺小，別人比自己厲害更多。而最大的打擊就是有些存在的問題沒有資源去解決，有些不只是純機械的問題，而是更高科技的電腦程式。不過另一方面，他們又會覺得世界好大，想將想法做好，所以一直都處於拉扯中，覺得好矛盾。



第一屆的殘障奧運會在1960年羅馬舉行,當時只有400多名運動員參加,而2016年就已經有超過4000名運動員參加。香港的運動員在歷屆的奧運會中都取得不俗的成績,2016年在160個國家中排第40名,取得2金2銀2銅的成績,是值得引以為傲的。



然而，矛盾一直都存在，暫時還是學生身份的三位主幹成員，很想可以有一番作為，但同時要兼顧學業就好像有點吃力，加上工作室的空間也是老師借出，硬件上存放需要的空間普通 co-working space 並不足夠應付。「我們都想幫到人，寧願推出社區讓多些人認識，可以找到大公司接納想法一起工作。」如果不是版權的問題，他們指會公開資料，讓所有有心人一起鑽研。參加比賽活動就是想宣揚想法，以好薈社為例，但當中不少行政工作和文件處理都有點複雜，要定期匯報，同時他們認為做一年計劃給自己可以設定死線，逼迫自己前進，同時他們亦希望可以微調的空間，畢竟技術會有不一樣。或許有時就要向現實低頭，降低要求去實現當初開始想做的事情。Oscar說「有時都要適應環境的

轉變，不能好似一頭盲牛事事都去到100%，也要看能力、環境和際遇。」雖然有時的影響力好細，但起碼有人會掂下，之後才會有其他人。畢竟，經驗是自己製造給自己的。」Edmond說道。沒有事情可以一步登天。Yoyo亦明白每個人都總會有做不到的事情。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蠢還是堅定不移？Osacr說想成功第一步還是去做吧，機會是自己爭取的，而Edmond就說有時不妨想大一點，有難關都要相信自己做的目的，行多一步多一步。希望經一事長一智，同時亦沒有磨滅人心。

老套都要說一句，身體的殘缺並不決定人的成就，只要遇上伯樂便可有一番成就。來自理工大學的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的同學就在研究一個可以輔助視障人士自己去運動場跑步的導航器。